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香港社會吹着一股歪風，對別人憤於苛求，用詞經常尖酸刻薄、冷嘲熱諷，經常以樣貌、身材、年齡作為取笑，對男對女如是。而對女性尤其苛刻，港女、宅女、剩女、盛女、沒女等等形容詞，都衝著女性來。有些人抵受不了友儕欺凌而做了傻事，或心裏受到極大傷害，實在不值。看來受傷者都是一些自我價值和自我形象低的、活在別人錯誤觀念中的年輕人，要免受社會洪流所吞噬，自我努力最重要，首先是重新認定自己的價值、重建信心。

美與醜自己話事

每個人的價值不是在於別人怎樣看待自己，隨波逐流，而是自己怎樣看待自己，怎樣去愛，怎樣去規劃自己的人生。首先當然是要審視自己的性格，對人是否夠愛心、友善、隨和，問心無愧最重要。如果因為外表而自卑，與其自卑不如改善自己，平衡心理。個人乾淨整潔最為重要，尤其是女性，在香港滿街都可以買到潔淨護膚用品和化妝品，修飾個清爽髮型，化個淡妝，穿上大方得體的服裝，全部可以豐儉由人。現在網上資訊發達，隨時可以免費學到專業的美容知識。女性圈流行一句話：「世上沒醜女人，只有懶惰女人。」願意花時間修飾和保養的，必會日子有功。

如天生身體有點缺陷，簡單的整容就如糾正肢體手術，可以平衡個心理和自信的，在能力範圍內不妨考慮，當然這當中要小心理處理，須選擇正式醫生，避免整容成癮或過於影響身體的整形。其實，自信也來自個人的學識和能力，多充實自己和我價值；主動選擇朋友，只與尊重自己的人交往，對苛刻無理者僅作君子之交。相由心生是絕對正確的。你可能會發覺有些人其貌不揚，但知已滿天下，擁有幸福的愛情或婚姻，就是他們的性格令人舒服，這是最重要的。

當我年輕之時

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第九回《寶刀百鍊生玄光》有一段對話非常精彩，在在反映「我的朋友查良鏞」對世事人情觀察入微。許多時那些人物情節跟故事主線沒有重大關係，可有可無，卻發人深省。話說武當七俠中的老三俞岱岩因為偶得屠龍刀而惹禍，四肢關節都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少林派武功大力金剛指捏碎，引出張三與第六小徒殷梨亭的對答，許多讀者可能都忽略了當中的「微言大義」！

殷梨亭道：「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這句話傳了幾百年，難道時至今日，真的出現了一把屠龍刀？」張三笑道：「不是幾百年，最多不過七八十年，當我年輕之時，就沒聽過這話。」張老道這後兩句話，真是一言九鼎！後來筆者得到重大啟發，遇上甚麼新穎奇譚，就多了一個幫助研判的好辦法。那就是自問一句：「當我年輕之時，有沒有聽過這話？」

跳出框框

蒙妮卡

不講究飲食，也不擅長烹飪，卻喜歡看食譜。身邊有一大堆美食叢書，閒時翻閱，聊以「充飢」。看得最多的，是香港美食家、太史劍創始人江太太孫女江蘇蘇所寫的家常粵菜譜，包括蒸魚、熱炒、煎炸和小食等。讀江蘇蘇上月離世，享年八十八歲，她留下的美食著作造福人間。江氏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後來赴美國讀碩士，她的著作除了講解烹飪，還細說歷史，趣味盎然。

食譜

例如煮「左宗雞」，江蘇蘇在《熱炒》書中指出，這一道湘菜與左大將軍完全無關，他甚至從未嚐過。發明此美食者是湖南茶陵譚延闓的家廚曹四，因為仰慕左宗棠勳業，故以命名。江蘇蘇的食譜內容，講述歷史故事和烹調過程一樣詳盡，可見她研究美食一絲不苟。

她很欣賞英國女廚師羅維(Rosemary Wood)在電視主持烹飪節目的風格。「羅維吮著手指試味時的相和簡直滋味無窮，足可表達她對飲食和烹調的享受和樂趣。」江蘇蘇顯然很欣賞羅維「吮手指」，她和她性感連在一起。江蘇蘇形容：除了江蘇蘇，我還喜歡聞名台灣的女廚師傅培梅。她逝世已十載，享年七十三歲。傅培梅由一九六二年起主持台灣電視烹飪節目近四十年，出書逾四十冊。我手頭上僅有她一本「家常菜(二)」，多年前遊台北時在舊書攤撿到的。此書編排較老套，內容則精彩萬分。傅培梅是山東人，但食譜內容來自大江南北，煮法傳統。最喜歡她寫的涼菜拼盤，有：餛飩肉、五香牛肉、素火腿……單看書，已垂涎三尺。

以效法小說中的張三手，說一句：「當我年輕之時，就沒聽過『普世價值』」。當然，「書有未曾經我讀」，若我不知，可能只是自己孤陋寡聞。於是到互聯網上翻查資料，原來「普世價值」甚麼的，是九十年代的新生事物。拿這個來恐嚇我輩「老人家」當然不夠，不過棍騙一下「九零後」娃娃，倒是綽綽有餘。至少可以這麼說，「普世價值」只是九十年代有個讀過點書的洋人建議，不是香港百年風俗所在。現時香港流行到街巷間的甚麼「生肖運程」、「本命年犯太歲」等事，卻是「當我年輕之時」，耳聞目睹的新穎奇譚。七十年代首次接觸「生肖運程」，記憶中顯然是先由日本傳到台灣，再由台灣傳入香港。那時還未有「生肖運程」，只有「生肖性格」，看過那部書的插圖風格全是日式，介紹某個性肖的名人竟然是香港人不認識的日本人。後來再添了些年紀，見識也長了些，明白到那部小書是台灣人翻譯日本書，然後盜印傳入香港。再接觸到民國時代中國人寫的書，就知道幾十年前講運程、講命理的主流是用四柱八字論命。相信這對於「日本業界」來說過於深奧，就造不出可以賣錢的勞務產品出來。

「當我年輕之時」，香港社會先有「生肖運程」流播，然後才到「本命年犯太歲」。記憶印象中，那是從中國內地南傳香港，好像是相關的電影帶出這「新穎奇譚」。若按此說，要到明年立春之後，踏入「本命年犯太歲」，要有初中生嬰兒呱呱落地之後就是「才終止」。這明顯是悠謬之談了。人老了，喜歡「想當年」，難免打擾小朋友的興致。罪過！罪過！

散步景觀路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水草在這裡生長，蘆葦也在這裡扎根，不久遍及兩岸漫漶河道，這便引來許多的水鳥在此安營紮寨，利用蘆葦的弧度建起了自己的安樂窩巢。我在路邊散步的時候，就聽見過草叢裡傳來雛鳥的鳴叫，能看到成年老鳥箭一般從草叢裡飛射而出，掠過水面然後在四處盤旋覓食，這些焦急慌忙的鳥兒，會在你稍不留意的情形下快速返回，隨着風中蘆葦的晃動「撲騰」一聲，一頭扎進幽暗濃密的蘆葦叢裡，縮進自己用亂草編結而成的溫暖的巢裡，餵食嗷嗷待哺的幼小的雛鳥。我經常在這個時候一邊散步一邊觀鳥，觀鳥是我散步的樂趣之一。順着路邊的護坡下去，就是水流明淨的汶河，除了觀鳥水邊還可以垂釣。穩穩地坐在水邊當一回姜太公也非常不錯，那神情足以超然物外。若是看見有人把車停在路邊，肩背上負着大包小包進入那片樹林，那麼此人一定是垂釣去了，他們肩上的包裹就是盛放釣具的百寶囊。曾經有人問我，你是作家為什麼不到大城市去住呢？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有什麼出息！是啊，我住的地方的確是太小了，不但小而且還非常偏僻，我若去某個大的地方必須先從我的地方乘車，再轉其他城市的火車或高鐵。只是小地方有小地方的景致，小地方也有讓我捨不下的美好的情結。春天我到田裡去看望莊稼，秋天進山裡和種植果樹的老人們聊天。我在這裡過着我的簡單的生活。我離不開這種有山有樹有河流的自然景色，離不開濕潤的泥土和與我毗鄰的農家小院，我甚至不能離開這條能夠讓我散步的馬路，這裡的一塊亂石一棵草葉，一株讓我感覺那麼親切的彎彎的老柳。有年夏天我們去了一趟省城，想在那裡買套屬於自己的房子安居。我們查了無數的資料，考察了幾個新開發的樓盤，最後在一個已經完備的小區的門前，發現了一片碧草如茵的綠地，綠毯一樣向着遠方鋪展而去，直到目光無法抵達的遙遠的山腳。我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裡，以為遇見了充滿生命活力的綠草地。我們想像着將來的某一天，在這片平展無波的綠地上漫步，在這片柔軟舒適的綠色大床上打鬧嬉戲。鋪一塊防潮花毯躺上面對着藍天冥想，抱一摞書本擺在上面安靜地在翠香書裡暢遊。綠色的草地，在我們的夢想中是一個神聖的淨地，是當年陶公悠然採菊的桃花源，草地襯托着周圍雄偉的山峰，心情在明媚的秋天裡天高雲淡。我迅速地辦好了買房的手續，單等一年之後的樓房如期交付。今年六月我再去省城，本想看看樓房建到什麼程度，誰知趕到之後我才發現，那片本就不大的綠地不翼而飛，取而代之的是正在開挖的又一座新的樓基，又有一些樓房從那片消失了的綠地之上拔地而起，在建成的和正在建着的裸露的小區路旁，是園林工人新栽的樹木和剛剛植入的草皮。從省城回來，我立即加入了這些散步者的人群的行列，我想趁着省城的樓房還沒有交付，我還沒有真正地入住，趕緊多一些地親近一下我的小城，為騰空久住裡裡滯留肺葉上的塵埃，調整一下被嘈雜城市擾亂了的睡眠。我想起南朝梁簡文帝《筆賦》中的「丹莢成葉，翠陰如黛。佳人采掇，動容生態。」，感觸頗深。是啊，一切健康的、美好的、和諧的事物，都是我們的時光和生命迫切需要的「生態」。



網上圖片

「彈幕」的挑戰

據報載，在內地僅最近一周，除《秦時明月》外，即《小時代3》和《繡春刀》相繼開辦了彈幕電影專場。而這些專場從一進場時給人的感覺就是很新鮮的：每人發一張小卡片，上面寫有「編輯六十字以內短信發送到XXXXXXXX，您的各種吐槽將顯示在銀幕兩側。」——這是《秦時明月》的辦法，《小時代3》則「使用銀幕彈幕」。相較前者，後者自然對人們「看電影」的影響更甚，因而自然也就被傳統的一心「看電影」者斥之為「可恥」了。的確，到目前為止，在這個未盡的夏天，對於「彈幕」的挑戰，人們的看法總是不太一樣。據某些媒體的即時調查，認為「新鮮」、「好玩兒」持開放態度的人以年輕人居多。他們說這「是一個『平台』，『吐槽』是『吐糟』，『不吐不快』，『來看就是為吐糟，否則根本不會來看』。而除這些年輕人之外的其他觀眾，則大多對「彈幕電影」持強烈的否定態度，直斥這是「糟蹋電影」、「破壞性創新」，甚至痛斥現在爛片太多，「彈幕」就是爛片的遮羞布！甚至還有人說：「這哪裡是看電影呀？電影院都快成澡堂子啦！」

「當我年輕之時」，香港社會先有「生肖運程」流播，然後才到「本命年犯太歲」。記憶印象中，那是從中國內地南傳香港，好像是相關的電影帶出這「新穎奇譚」。若按此說，要到明年立春之後，踏入「本命年犯太歲」，要有初中生嬰兒呱呱落地之後就是「才終止」。這明顯是悠謬之談了。人老了，喜歡「想當年」，難免打擾小朋友的興致。罪過！罪過！

《活着》和《歸來》

看張藝謀新作《歸來》，覺得響過其實。比起他多年前編導的《活着》，其震撼力差得遠了。《活着》和《歸來》，同樣寫的是內地政治運動所產生的悲劇。《活着》觸及「文化大革命」，在內地曾被禁映。《歸來》只涉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的「右派」，對極左的政治運動的鞭撻，遠不如《活着》。也不涉及反右是對是錯。鞏俐和陳道明都是好戲的人，但其實並無太多讓他們發揮的地方。生離死別的關係，當不上記憶寶庫。女兒當父親的主角，當不上《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的悲劇，當不上此而已。大概故事停留在「文革」之前，所以沒有《活着》所描寫的「文革」那個年代的荒誕，並衍生種種悲劇的故事。情節既單調又缺乏細緻的心理描寫，如何能說成是「生離死別，曠世之戀」？也許就是世界著名的導演李安和史提芬史匹堡加以推薦，此片有可能打入國際市場。但相信外國人也不會為此片而感動。二十年前，張藝謀另一執導的電影《活着》，同樣是描寫大時代中政治運動衍生的悲劇離合的故事，同樣是由著名女星鞏俐主演，加上好戲的人葛優、牛犇、姜文等合演，其故事的曲折，家庭變故的感人，比《歸來》好得多。而且故事橫跨逾半個世紀，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寫到八十年代。男主角葛優，從一個地主的二世祖，因好賭輸掉家產，變成城市貧民。解放戰爭時因錯亂而成為支前模範，並因此逃過許多政治鬥爭的浩劫。但兒子因車禍而死，女兒又因難產去世，人世間的悲劇離合，盡在片中出現。張藝謀的導演手法，十分純熟，並不過分煽情，但卻恰好處。特別是劇情的曲折，悲喜劇的成分交集，觀之令人拍案叫絕。但《歸來》的劇情則顯得單調，就是一對因政治運動而令丈夫蒙難，妻子出現腦退化症來組織劇情。張導演在此表現出江郎才盡，未能充分發揮二十年的磨練，張大導既曾拍了《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媚俗影片，今天再尋舊影，卻拍不出《活着》的精彩。

雲來如此

何球

很多人家都喜歡在窗戶或露台都掛着一個風鈴，為甚麼？因為它可以發出美妙的聲音，是老人青不同年紀的朋友都喜歡歡歡的家中裝飾品。話說在新界有一戶家中不單只掛着一個風鈴，而單是在露台就掛了六個大小不同的風鈴。根據這戶人家的講述，她的家中除丈夫和一仔一女還有兩隻家犬，這位女主人主有一晚上聽到露台家犬在大叫，起初以為有外人走近，還拿着鐵棒，但出了露台一看，甚麼也看不到，只有兩隻家犬還是同時對着風鈴大叫，女主人立即叫家犬不要再叫，但家犬還不停在叫，跟着女主人丈夫也到了露台，兩隻家犬馬上離開露台，這時女主人和丈夫也回到屋內。很巧，過了三天後的晚上，兩隻家犬又望着風鈴恨恨地大叫，女主人和丈夫看着風鈴，心裏想家犬不會討厭風鈴發出的聲音而大叫呢？於是女主人就把風鈴全部收下來，這樣應該家犬不會再叫啦。奇怪的事情出來了，過了兩天的晚上，女主人和她丈夫又聽到兩隻家犬對着沒有掛着風鈴的露台方向不停很兇地大叫，好像看到有甚麼東西，過了那天晚上，女主人想到不是家犬風水不好呢？後來有位好朋友介紹了一位風水玄學師師父詢問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師父去到家中，看到家犬常常大叫的地方，和以前有掛風鈴的地方，師父不到三分鐘已便找到了答案，師父說你們在前期因掛了很多風鈴在露台上，已經犯界了，女主人馬上問師父，自己犯了甚麼罪呢？師父便解釋風鈴的聲音本是很好聽的，但到了晚上就叮叮咚咚，如在空曠的地方掛着很多風鈴發出的雜聲會變得太吵，掛一個就夠啦。女主人和丈夫一起感謝師父指導，這個家中風鈴一事終於解決了。真好彩。

生活語錄

吳康民

這個未盡的夏天，注定要作為一種新鮮又可恥的挑戰，永載中國電影史冊。甚至可以說，這個挑戰世所未有，可謂全球第一「彈」。小理說的是「彈幕電影」——您聽說過嗎？「彈幕」其實是日本人的發明，原本是該島國視頻網站一種用於互動的字幕技術，方便大家邊看邊吐槽。當使用者的發言被打成字幕飛在視頻上，看上去就像射擊遊戲裡飛來飛去的彈幕。彈幕在動漫遊的愛好者中已經流行了好幾年，是深度宅男宅女們熱衷的一種小眾文化。就是這個「小眾文化」，竟然於七月三十一日以大螢幕的形式「首映」於咱們中國杭州了。那可是一部堂而皇之的大電影哦：《秦時明月之龍騰萬里》。據土豆集團某負責人日前接受某報採訪時說，該電影最初是土豆網的一個動漫IP，「播放量特別好，總是滿屏的彈幕，所以我們決定讓它用彈幕的形式進入電影院。我們認為這也是是一種創新的嘗試。」這也就是說，二零一二年土豆網已經出現彈幕了，二零一三年土豆網開始全內容彈幕了，及至今年七月底，「土豆」又把「彈幕電影」的概念與實踐推廣到了全國，推向了全球！但這僅僅是「土豆」的挑戰嗎？

雲來如此

何球

「使用銀幕彈幕」。相較前者，後者自然對人們「看電影」的影響更甚，因而自然也就被傳統的一心「看電影」者斥之為「可恥」了。的確，到目前為止，在這個未盡的夏天，對於「彈幕」的挑戰，人們的看法總是不太一樣。據某些媒體的即時調查，認為「新鮮」、「好玩兒」持開放態度的人以年輕人居多。他們說這「是一個『平台』，『吐槽』是『吐糟』，『不吐不快』，『來看就是為吐糟，否則根本不會來看』。而除這些年輕人之外的其他觀眾，則大多對「彈幕電影」持強烈的否定態度，直斥這是「糟蹋電影」、「破壞性創新」，甚至痛斥現在爛片太多，「彈幕」就是爛片的遮羞布！甚至還有人說：「這哪裡是看電影呀？電影院都快成澡堂子啦！」

風鈴

據報載，在內地僅最近一周，除《秦時明月》外，即《小時代3》和《繡春刀》相繼開辦了彈幕電影專場。而這些專場從一進場時給人的感覺就是很新鮮的：每人發一張小卡片，上面寫有「編輯六十字以內短信發送到XXXXXXXX，您的各種吐槽將顯示在銀幕兩側。」——這是《秦時明月》的辦法，《小時代3》則「使用銀幕彈幕」。相較前者，後者自然對人們「看電影」的影響更甚，因而自然也就被傳統的一心「看電影」者斥之為「可恥」了。的確，到目前為止，在這個未盡的夏天，對於「彈幕」的挑戰，人們的看法總是不太一樣。據某些媒體的即時調查，認為「新鮮」、「好玩兒」持開放態度的人以年輕人居多。他們說這「是一個『平台』，『吐槽』是『吐糟』，『不吐不快』，『來看就是為吐糟，否則根本不會來看』。而除這些年輕人之外的其他觀眾，則大多對「彈幕電影」持強烈的否定態度，直斥這是「糟蹋電影」、「破壞性創新」，甚至痛斥現在爛片太多，「彈幕」就是爛片的遮羞布！甚至還有人說：「這哪裡是看電影呀？電影院都快成澡堂子啦！」

百家廊

若荷